西魏書

王二宇文婁毛楊列傳五　　西魏書十六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啟昆撰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啟羆爲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啟羆爲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克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郡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

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後以軍功
封定陽子梁將曹義宗圍荆州勑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
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時諸方鼎沸所在彫殘荆州新經寇難
尤藉慰撫以羆爲荆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荆州堰水灌
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
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乃煮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
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
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
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羆爲
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
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爲腹

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爲乃
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羆行秦州事尋遷涇州
刺史未及之部屬宇文泰徵兵爲勤王之舉羆請前驅效命
遂爲大都督鎭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
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高歡率軍潼關人懷危懼羆勸
勵將士衆心乃安歡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脩州
城未畢梯在城外歡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
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尙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
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
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
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

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撻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
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高歡士
馬甚盛宇文泰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歡至城
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
死者來歡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
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
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
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
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
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
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

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
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
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
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鎭
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去
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乃
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羆食
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
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
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韡履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
給將士時人尙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

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大統十年卒於鎮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罷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罷卒孫述襲扶風郡公仕周

宇文顯和泰之族子曾祖晉陵祖求男位並顯達父金殿兗州刺史吉縣侯顯和少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即位擢授冠軍將軍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高歡專政帝每不自安

謂顥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顥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溱水宇文泰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顥和射而中之泰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衞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恭帝元年卒年五十七子神舉

宇文測字澄鏡泰之族子曾祖豆頹祖麒麟父永位並顯達

測性沈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尙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高歡有異圖詔測詣泰言令密爲之備泰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泰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重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存性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幷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

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讐矣時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泰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幾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

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赦得免盜旣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

斐寶字道成代人也代爲酋帥曾祖恭王伏連祖大拔鉅鹿子寶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因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榮笑曰斐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晩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即

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啟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勑寶與行臺長孫子彥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淸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爲大都

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遂時爲都督以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砍射縱兵追之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搆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祇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擒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遐部伍入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爲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入關勅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爲之

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追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食粗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楊儉字景則宏農華陰人祖恩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軍謚恭儉偉容儀有才行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邱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啟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衞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

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高歡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靜

董乙弗寇梁若干怡劉雷耿陸唐列傳六　　西魏書十七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啟昆撰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因送江東仍被鏁禁梁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奏聞本朝梁武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

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令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梁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梁將軍曹義宗王元眞等寇

荆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羆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
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
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啟求解州詔不許蕭寶貪反於長安也
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
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
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
寶貪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戸永安中代還於是
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
有淸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介朱天光爲關右
行臺啟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

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擕紹於高平牧馬
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
楚客歌岳死守文泰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
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
類失性孝武崩守文泰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
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尙執謙沖不許泰曰爲文能動至
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弟三表操筆便成表奏泰曰開進人
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
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
擾亂避地居幷肆間介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

勺子後隸賀拔岳從尒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高歡授朗閤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宇文泰以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捶牀而便氣盡贈太尉子鳳仕周按三石東生散通志三作二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鎭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邊賊起遂率鄉親避地於并肆因從尒朱榮征討及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別將封臨邑縣男邑二百戶又從岳獲賊帥尉遲菩薩於渭

水破侯服侯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
戰並有功加龍驤將軍都督進爵安鄉縣子累遷征北將軍
衛將軍於平涼以洛為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
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為舊齒素為衆所
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共相糾合遂全衆而反既至原州
衆咸推洛為盟主統岳之衆洛復自以非才乃固辭與趙貴
等議迎宇文泰帝以洛有全師之功除武衛將軍泰至平涼
以洛為右大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帝西遷
進爵臨邑縣伯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
爵為公增邑五百戶大統初詔曰往者侯莫陳悅遠同逆賊
潛害故清水公岳志在兼并當時造次物情驚駭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都督臨邑縣開國公寇洛忠款自心勳誠卓立遂能糾合義軍以待大丞相見危授命推賢而奉此而不賞何以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爲襄城郡君又轉領軍將軍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加侍中與獨孤信復洛陽移鎮宏農四年從泰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率所部鎮東雍五年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豳涇原三秦二岐十州諸軍事太尉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子和嗣仕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爲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太武征討位至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

有志略引爲左右授宣威將軍都將其平關右除鎮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民酋長封白水縣伯邑三百戶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翌戴宇文泰從征侯莫陳悅遷武衞將軍泰旣平秦隴方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高歡泰微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旣與顯相見因說顯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筭略無方方欲扶危定傾匡復京洛公不於此時建功立效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卽出迎泰禦遂入鎮雍州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元年轉右衞將軍進爵信都縣公邑一千戶尋授尚書右僕射從泰復宏農

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民庶稱焉四年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睿襲爵仕周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年弱冠從介朱榮征伐定河北破元顥以功拜中堅將軍復以別將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擒万俟醜奴平永洛定隴右每力戰有功封北平縣男邑二百戶累遷鎮遠將軍都督直寢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宇文泰仍從平悅拜直閣將軍孝武西遷除

右衛將軍大都督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出爲北華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將軍大統初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進爵長樂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四年帝東巡洛陽與高歡戰於河橋惠力戰破之大收降卒七年遷中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泰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高歡屯兵邙山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逐北數里虜其步卒歡兵乃萃於左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諸軍因之並退會日暮歡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歡騎復來追惠惠徐乃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軍而還歡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宏農見

泰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於是歔欷不能自勝

泰壯之尋拜泰州刺史未及之部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

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十二年東魏將侯景侵

襄州惠率兵擊走之明年景請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

以本官鎮魯陽以爲聲援遇疾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少早

喪父事母以孝聞泰常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嘆曰

親老矣何時辦此乎泰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及薨爲流涕者久之贈本官加泰州刺史諡曰武烈子鳳嗣

仕周

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

西郡守道武時歸朝拜羽眞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

峰少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爲都將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峰與趙貴等同謀翌戴宇文泰進爵爲伯時原州刺史史歸猶爲侯莫陳悅守泰令峰與侯莫陳崇討擒之及高歡與孝武帝搆隙泰令峰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値孝武西遷峰即從泰拔回洛復潼關拜安東將軍華州刺史尋轉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戶大統二年從破竇泰於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宏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峰率奇兵至成皐入其郛收其戶口而還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穎川峰復以輕騎五百邀擊之自是

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峰與季海守金墉及與東魏戰河橋時峰爲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泰遂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又從解玉壁圍平柏谷塢並有功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峰與于謹討之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峰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年五十峰沉毅有膽畧得士卒心當時號爲驍將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嗣昂弟光春並仕周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祐連蔚州刺史父持眞鎭遠將軍領民酋長大統中以亮著勳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横計畧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擊侯伏侯元進万俟道洛万俟

醜奴侯勒明達及諸賊亮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封廣
興縣子邑五百戶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宇文泰悅
平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等諸州應之
衆至數萬泰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
二十騎先竪纛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
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號令賊黨仍遙
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迎大軍賊黨恟懼一時降服諸州羣
賊皆卽歸款及泰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
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孝武西遷以迎駕功除使持節右光
祿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大統元年以復潼關功進位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饒陽縣伯邑五百戶尋加侍中

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泰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泰曰外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泰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髆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五贈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陸政吳郡人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眞鎭長安遂沒赫連氏太武帝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泉出而有魚遂得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

爲孝烈泉初從尒朱天光及敗歸宇文泰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泰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進爵爲公大統中卒子通

唐永北海平壽人也本居晉昌之檳安縣晉亂徙於丹陽祖彬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倫青州刺史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帛展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寅表永爲南幽州刺史夷人送

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子陵瑾

西魏書十七

三王李宇文張令狐趙蔡徐裴比列檀列傳七　西魏書十八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啓昆撰

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介朱榮討元顥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内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宇文泰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于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爲最及孝武西遷以奉迎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

州刺史其後常從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除河州刺史羣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毋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王盟字仵明宇文泰之舅氏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

爲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及介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宇文泰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鎭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戸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戸賜姓拓跋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

盟姿度宏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子勱懋勱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宇文泰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勱常侍從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勱曰意欲兼之泰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內小心謹肅文帝嘗曰王勱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勱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翌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勱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年二十六泰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

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正光中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圍壽春臨淮王彧赴援以子直參軍事與梁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因兵後聚爲盜彧令子直招撫之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晉泰初進後軍將軍大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脣齒子直破之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四年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涼州刺史宇文仲和逆命

子直從獨孤信討平之入爲大行臺郎中吐谷渾寇西平子直出隴右破之於長寧川賊遁走十五年進左光祿大夫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齊王廓出牧秦隴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轉并州長史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以德政化民西土悅服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子宣禮

李虎字文彬成紀人七世祖涼武昭王暠子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曾祖重耳始仕魏爲宏農太守祖熙金門鎮將戍武川因家焉父天賜爲幢主虎少倜儻有大志好讀書不存章句尤善射輕財重義深爲賀拔岳所重從岳平元顥封晉壽縣子拜寧朔將軍屯騎校尉與岳破万俟醜奴留鎮隴西累遷

東雍州刺史岳鎭隴右以虎爲左厢大都督岳死虎奔荆州說岳兄勝收岳衆復讎不從聞宇文泰統岳衆乃還至閿鄉爲高歡將所獲送雒陽帝方收關右見虎甚喜拜衛將軍賜金帛使就泰以迎帝功拜驍騎將軍加儀同三司靈州刺史曹泥黨于高歡虎往討之招論費也頭之衆并力攻泥四旬而拔阿至羅斷其歸路虎襲擊破之進長安縣侯虎不受讓兄子康生從破沙苑斬級居多賊帥梁企定據河州作亂虎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爲隴右行臺討之部將烏軍長命潛與賊應虎斬之賊聞大懼遁走河北虎師將濟河賊率衆降獲男女數萬口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師還擊南岐州反兵楊盆生馬儈等破之盆生遣使僞降虎亦僞令軍曰賊

既降可休士放馬以俟還朝使反白盆生大喜不為備放兵外營求食虎夜趨之比曉圍城已合外兵不得還城中大擾遣壯士排闥入無敢動者浮盆生以歸尋授岐州刺史莫折後熾寇秦州虎討降之母卒哀毀過禮及葬特給轀輬車廬墓側負土成墳優詔起之嘗與宇文泰閱武北山下有為豹噬者莫敢救虎直趨捉豹殺之泰大悅曰公之名虎信不虛也後進封趙郡公歷渭秦二州刺史復擊叛胡平之徙封隴西公十四年拜太尉遷右軍大都督柱國大將軍少師公十六年為八柱國之一賜姓大野氏恭帝元年五月薨子昞

宇文導字菩薩泰從子少雄豪有仁惠初與諸父在葛榮軍榮敗入關從征伐泰討侯莫陳悅導鎮原州悅敗走導率騎

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縣侯邑五百戸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文帝卽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戸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宇文泰東征導入宿衞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高歡度河侵馮翊泰自宏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歡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帝東征畱導爲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泰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戸尋加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守捍之方及大軍不

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南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爲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帝命宇文泰發關中兵討之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宇文泰每出征討導恆居守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本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諡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

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
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導五子廣亮翼椿衆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
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
以此見稱永安中隨尒朱榮擊元顥除討寇將軍奉朝請軌
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尒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
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鎮遠將軍時
穀糴湧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
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賑其乏及岳被害宇
文泰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
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

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于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眞可恃也泰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百戸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六年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閒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宇文導出鎭秦州以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

令狐蚪敦煌人也世爲西土冠冕祖嗣父紹安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蚪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鄯州刺史封長城縣子大統末卒於家帝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子整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朝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正光五年酈元爲河南尹辟肅爲主簿孝昌中起加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尋除直後轉直寢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爲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新安郡守秩滿還洛

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宇文泰聞之謂人曰趙肅可爲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臺左丞東道慰勞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請之宇文泰乃謂肅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于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戶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愼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

氏先是肅撰定法律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于家子正禮仕周

蔡襲其先陳留圉人也祖紹爲夏州鎭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護景明初爲陳留郡守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乃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大統十三年卒贈原州刺史子祐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

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脩禮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介朱榮死介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介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丞相宇文泰舅子王起化犯罪死詔追贈招

執奏正之尋遷度支尚書卒子山雲嗣
裴邃河東聞喜人父秀業天水郡守邃性尤嚴爲州里所推
挹解褐散騎常侍奉車騎都尉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
郎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時
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其將司馬恭鎭之每遣間人扇動
百姓邃密遣都督韓僧明入城諭其將士即有五百餘人許
爲內應期日未至恭知之乃棄城夜走因是東雍遂內屬及
李弼略地東境邃爲鄉導多所降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
邑三百戶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尉府
司馬除正平郡守尋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叱列伏龜字摩頭陁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國初入

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伏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以爲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高歡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宇文泰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其兄顥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恆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仕周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

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兗州刺史翥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往來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為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為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為行臺鎭北維表翥為行臺郎中莊帝旣誅尒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為黃門侍郎徐招所糺死於廷尉獄

西魏書十八

李韋郭沓乙速孤李柳宋列傳八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

李長壽伊川人也父伯扶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爲汝南郡守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滅闗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帝籍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頴州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

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
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子延孫
延孫雄武有將帥才畧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爲
荆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蕭凊鵶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
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
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穎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
夏隴東諸王幷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即率衆
衞送幷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高歡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
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楊州
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

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尅清伊洛爲已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大統中以法保著勳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以急難投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

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
及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大中大夫封
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
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
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宏農郡守韋孝寬謂法
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
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
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
延孫兵接乃並勢置柵於伏流未幾詔法保與延孫率衆還
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
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

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二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仕周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卽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高歡遣竇泰襲恆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

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流涕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擒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高歡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幷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感歎詔著作錄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慼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尒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中興初辟衛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孝武帝西遷棠時在凹

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仲密將圖
內附時東魏又遣鎭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
遂與棠謀執壽興仲密乃置酒延壽興陰伏壯士壽興辭而
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
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
壽興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歸
款帝嘉之拜武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
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
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
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廢帝二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

諭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笞辱之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虯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檜都督鎭鄯州八年拜河湟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戸時吐谷渾强盛數侵疆埸自檜鎭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

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
京師時檜兄蚪爲祕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
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
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
國恩耳頃之宇文泰謂檜曰卿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
肅淸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鎭九曲
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魏興華陽二郡守
安康人黃衆寶謀反結連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
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旣在外方爲吾徒心腹之疾也不
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
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

賊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宋球永熙時爲諫議大夫宇文泰弑孝武帝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

論曰南北區分三雄鼎峙其時擇君委贄者籌帷幄與執斧鉞功相埒焉及其勢危事廹奮其氣矜慷慨殉國非古所稱烈丈夫哉長詩諸人死東魏者三死梁者三死叛酋者一致身抗志大節稜然至球以孱儒忤丞相而忠義之氣足感動

之球可謂不畏彊禦者矣

蘇綽列傳九　　西魏書二十

通議大夫浙江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南康謝啓昆撰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曹魏侍中則之九世孫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宇文泰餞於東都門外臨别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泰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泰嘗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泰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泰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泰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

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泰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泰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高歡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與泰同遂并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

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泰方欲革易時政務宏
强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
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泰施行之其一先治心
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
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
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
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北史作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
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
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北史謬作既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
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
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

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

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則是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北史由作因無爲字）何治之可得乎（北史作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北史無其志行三字）則舉

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北史用作授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馬然後始分彼賢士之

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

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

則惡止（北史惡作怨）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北史無此六字）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先戒愼夫戒愼者（北史無夫戒愼三字）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北史赦作舍）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守宰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北史任作用）巧詐者雖

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其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北史作各）各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北史無善字）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

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北史無也天心傷四字)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愼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北史無者字)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北史作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北史匱作怨)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

貨之生其功不易功北史作均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

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泰欲革其弊因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案周書泰作虎李虎也周書尊泰爲紀故諱之今從北史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北史龔作

襲武考作孝武不賁其舊自時厥後北史時作將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邛北史邛作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北史念作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辟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于皇極故其彝訓北史故下有皇字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眷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北史於政作政於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

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北史無天未絕三字）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晉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于九土（北史土作正）若尹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北史武作徒）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于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

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民之不率于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悖于禮讓則爭奪之萌生于茲六物實爲教本嗚乎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于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乎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

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謍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于道德仁義用保我祖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周書作虎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至于雍北史雍下有熙字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北史罔作靡靡上有臣聞二字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

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于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
奉元后之明訓率遷于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
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
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宏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
官黍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黍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
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
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
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
十九黍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
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
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維谷孤有疑焉尚

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泰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泰與軍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巵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泰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子威嗣

論曰孝明以降母后兒淫尒朱逆亂高歡置廢人主若除拜然綱紀維弛亦已甚矣逮乎孝武西奔凡百顛沛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永熙之際乎綽

以經世之畧值大亂之時改弦而更張之尊王進霸兼道乘權六條計帳之法行而庶績用以治理推其志意駸駸乎欲越百王而躋三五方之管子治齊諸葛相蜀殆庶幾焉其所制文案朱墨出入之式後世奉爲憲章豈非負名世之才而年壽短促不盡其用與至綽作大誥以正文體浮華之弊乃必規橅尚書以爲程度勦襲雷同固其所短耳